

5403/82 (1-10)

3

NOV 13 1881
SHADDO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CHIAOLIU

NOV 3 1967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

東嘉喬孫歲貢生標孤嶼元奇重梓

郁離子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
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
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
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
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
通吳人方艱漆吳僮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

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
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
之謂虞孚謂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
遂丐而死於吳

若石隱於冥山之陰有虎恒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
警日出而殷鉦日入而燎燁宵則振鐸以望梅棘樹墉坎山
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爲虎
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決而不
理無何有羆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
焉若石不知其爲羆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羆人立而爪之

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獲其入之
所以雞狸來而繫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奪之至死
弗肯舍也郁離子嘆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
有爲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鞠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謂
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
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
亦與狸奚異焉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於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梁
其友謂之曰梁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

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
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於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
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
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
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
悔矣他日以船入於海要其友與偕則汎濫而東臨於巨淵
其友曰是歸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
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
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
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
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七箸無空日館
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
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而且嗥主
人詬於上而狗嗥於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
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於齊以好賄黜而困謂秦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
於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秦龍先生曰昔者玄百好酒
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煑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

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醺忘其欲死矣故猫不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就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啾啾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與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啾啾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傲幸以爲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卒冥之梁父之山得瑪瑙焉以爲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瑪瑙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濤舟師大怖徧索於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惜胥沒矣犁冥拊膺而哭問其故曰子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瑪瑙也舟師啞然忘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不能識此寶也

姑蘓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詬曰王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於此乃弗自省而驅予戰戰而死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子功其奚以戰太宰嚭以告王

請行賞王恡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嚭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乘城鳴爨子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閭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粵

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狐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騶於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爲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蹠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恧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爲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

謝意什文集
閱廢市正謂此也吳人有養猿於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
輒歸曰未遠乎昇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
食鳴而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傲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
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傲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
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傲倖也而後亡忌
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掩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
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
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
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
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
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
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
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
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
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
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
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

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爲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爲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爲己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旣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噫吾聞之畜極則洩闕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螿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

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爲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酷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於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爲政於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爲天下君而伊尹爲之師故得志而弗爲伊尹耻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

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故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於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

之甚也

牧豸第十二

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狙丘先生自齊之楚牧豸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豸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爲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豸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勳舊何狙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豸曰臣牧豸者也家貧無豸而爲人牧豸豸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豸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躑躅於叢灌之中鼻糞

壤而食腥穢籍朽翳蒼負塗以游則皆由由然不苦牧而獲
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備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
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豨主人怪之恒不足其
備於是爲豨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旦而出之日未入而
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豨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
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豨也豨得其志則王喜不得
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
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
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豨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
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

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逝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
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
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
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
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
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
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於匡困於宋餓於陳蔡之
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
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沮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
豨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瘦人頭沒於胛而瘦代爲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爲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瘦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瘦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於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瘦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口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瘦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

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爲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爲疾疾而有害於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於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爲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於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歿皆見晶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客曰

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
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歛然薄石而偃木鼓窮嘒而雷九
淵輪旋而箕皴焉客蹠不能立俯而噉伏而不敢仰視神逝
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
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
一朝而怒莫敢撓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
恬不知患謂之傲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
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慎兢觀於呂梁見其觸石而隳沫
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爲冒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爲知畏
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
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
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
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圍人之子食鯀鮐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
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
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鯀鮐毒魚也
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
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鯀
鮐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圍人之弗子也
甚矣

謝靈運文集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蘚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畱趾而達觀者皆喑喑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敢矚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覩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狴犴而不憚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測亦無餘以教僕矣

芻厓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愧形於色一夕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與俱適市僦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駮然而驟蹶然而若鳧芻厓抱鞍而號旋於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於泥尺有咫其友馳救之免歸而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

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過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瓠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構於邑俠請以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於國俠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國人大譟相與爲譌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爲讎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螫父熊螫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興用鬼而吾驟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拂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况楚國乎有事莫不諉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奚以禦之不如因而充之小人能譎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羣巫推

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
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
始懈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
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爇鬼無一人敢復
言鬼

公孫無人第十三

柳下惠之弟跖盜於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
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諸展季惻然無
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白衛揖其兄以入還而
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

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
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
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
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佛
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
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芟翦其妻孥蕪其土田
割其愛恩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
橫行於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
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於柳下而
別其族曰柳下氏

焚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妬之耻己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芋栗以往筵張而猴出衆賓疑眈左右皆蹈節巴童怡然揮袖而出其芋栗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焚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

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己亦猶己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於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俟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蟄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於池而患懶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

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
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
毒池水以禁癩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爲其生乎人皆娛娛我獨
離離人皆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乎則此人爲有知謂
天之顧之乎則何爲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於罹東
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於坻又
不如鴻與雁乎插羽而飛何不使之爲土爲石乎而彊生以
四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
以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

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爲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
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
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於聲形於色欲
人知之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岐山之鷹旣化爲鳩羽毛爪背皆鳩矣飛翔於林木之間見
群羽族之矍然集也趨然忘其身之爲鳩也弛然而鷹鳴焉
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薄而闕之見其爪背羽毛皆鳩而
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鬪則爪與背皆無用
乃竦身入於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

驚也而化爲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况於莒乎蕞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絳苟有事焉民集於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螿螿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蜺者負其蜺無相以也今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郁離子曰食主於療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於御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爲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爲五伯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於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爲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讐范雎折

脅拉齒棄於箠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
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荻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
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
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穉若
以爲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於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
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土曰
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
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雁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雁雞鶩飽其狐狸乎

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雁一
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
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雁魚鼈則王能馴
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
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鬪河濟洸
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
車東至阿無人以禦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於城
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
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
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雁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

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
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後方本無貴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
人以闢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
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
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
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
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
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繹範之以王之桀度
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餽
餽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

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
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
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彊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蛇蠍第十四

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爲之容而惟恐人之傷
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
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蠍未嘗傷
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
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
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誓

族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爲陰德君子不非焉况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則瘼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於其身爲之而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鷓鴣鳴於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鳥妖也鳴則不

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

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於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於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於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爲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爲大忠於王，而不知爲王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蠱是裕，王忱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爲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於下而怨歸於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於湘江之源，屈子去。

楚楚乃大弱於秦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間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敬，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於啓蟄，而鳴於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於鄉晨，而鳴於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

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
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
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
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
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
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
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
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眚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
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悟也悲夫或曰然則
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桔於文以誤天下也舜

典曰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
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爲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
爲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
之耳又况于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
之謀明矣臯陶曰苗頑弗卽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
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欲後世衰微偷情之君臣
以姑息爲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哉

盜犖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
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犖焉郁離子曰是所謂
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

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雜以焚之禾滅而草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爲稂稻化爲稗胥顧以餒乃俱訴於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螭蟾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曄漑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由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於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爲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恒饑焉僬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螭以爲食螭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饑焉皆訴於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榦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爲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第十五

虺韋問於羅離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

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爲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爲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修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爲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爲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爲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

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爲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

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
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
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
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
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魂而
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
火之著木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於氣猶火之
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於杯也及
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
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

感之妙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金遂向日可以得火此
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凰來聲氣之
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
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
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
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
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
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
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

辰而致齊焉是欺之也焚香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
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况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
今之致齊者非濫官污吏姦胥悍卒卽市井豪僧及巨商大
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
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於嶽祠悵然歎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
人之誣也而况於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
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
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
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

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
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
焉

海島之藪人好鱓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
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蜜
啣而珍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逃郁離子曰世之抱
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
惡貞衆污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
嫚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嚇也故中國以彘狄爲寇而彘狄
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第十六

虎逐麋麋奔而闕於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與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於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蓋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挺臨之不

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孫弗忌弱其隣之老而謀食飲之哀其徒謂之曰彼予隣之叟也富而嗇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

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半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醕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而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己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己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讓人者勢有所不至力

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己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於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木也蒼而翳松根石髓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雨師食之以仙其膏入土是爲琥珀爰與水玉琅玕同爲重寶

其幹聳壑而干霄其枝樛流其葉扶疎爰有百樂絃筦之音吾舍是無以麗矣薜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劖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雉今以百尺梢雲之木不生於窮崖絕谷人跡不到之地而挺然於衆覲而又曰有茯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成不久矣乃裊而附於樸鑽蟻螭之穴以入其條纏其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枝條幹悉屬於薜荔中虛而外皮索籜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爲雪宮之梁唐蒙死而薜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

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覘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俯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於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過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

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旣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啣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儇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斬乎北鄙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膏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伏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

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虜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且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托鳴而牡應嘶馳躡突惟意所如不可逐而馮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踈足饑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圉人而欲沫則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自以爲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爲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今子以佛夸予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

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獾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枯於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覲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

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鄆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千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卻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不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顛惕

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爲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羹藿第十七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其饒貴而遺其族者由遇而殊之也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念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

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爲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爲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爲不可測者自以爲不可測而不知其爲人所測故智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

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爲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於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爲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况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

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已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爲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

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
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
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
之不幸而受誣也甚矣哉

九難第十八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猱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
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
幸得頰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蕩蕘之言願有陳
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耽耽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畱春
清館含秋高欄榻轍以輦騫曾薨馭沓以雲浮虹芳檀以承
衡獸蒼珉以負楹浮桂錯落以星羅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
卉暉而冬敷秀木修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
風晃兮如闐闐之開忽兮若筦弦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
窕成行曳結烟之翠綃鳴鏘泉之玉璫衆樂張華筵啓肆金
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膾燔鹿膾玉珧臠比目膾躍湍之魴
炙拂雲之鵠羹月窟之兔肺膈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
毛以頰桂之羹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益蜜丹荔凝
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羶肥旣飫清臙乃薦踐笙
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煔金釭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良

詩意什文集
宵欲終娛樂未足雞膠膠以叫晨雷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白沙黝黝冥冥峒峒亭亭密密堂堂畜陰洩陽木則女貞石楠合歡櫻欄桐柏楓樞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垂珠春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芍蘭萼衡菱蔣蒲菰蘋萍浮生丹茗抱木以垂翹薜荔緣崖以舒榮蔚披離以琴纚激迅颺以揚馨鳥則白鶉黃鶯翠鷓錦雞敷羽翰摛文章鞞鞞煌煌若彤霞之

間喬雲魚則赤鯉白鯪鯁鯽鯢鱗紫鱗吹瀾生華於是乎翠蓋飄搖文鷁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憇芳亭酌瓊卮攜佳人泛漣漪擾鳧鷖發棹謳釣游鱗弋潛龜奏豔歌賦新詩邀姮娥於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子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兩二江之津舳艫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河源康居大宛出馬渥洼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扶餘南盡百粵七閩蒙詔徭氓穿胃交趾鮫室扈市北陟無閭代恒陰山北庭卑耳孤竹萬里沙漠掇天琛拾坤珍山藏

谷韞之英蜚潛動植之精莫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驛蹊
蒼兕文犀足躡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瑤璆
琳琪樹琅玕玉母所栽備五色含八音璀璨瓏臆閃虎睛
微姻旄牛師類之毛鬚髮披蓑以燾以綴珊瑚海柏若木非
木若玉非玉蕭森擦索葩極籜落其采有葩沉檀羅縠腦麝
之香郁烈芬芳苾萐翻醞螺甲龍涎腥極返馨鍾乳丹沙金
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爲神仙水晶玻璃辟暑清塵琉璃木難
的礫暉光豆寇胡椒華撥丁香殺惡誅臊易牙所珍甘蕉木
綿香葛兜羅柔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鸚鵡綵羽繡翰玳瑁
之龜蠟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丹蝦之須勁

若抽虹煥爛晶熒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
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狨青狸赤豹之皮獬獬蜂律修毛紫
鬘姘姆蒙茸洵美且溫髦毳羔絨細若遊絲軟若春綿丹參
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幹陽蜀
錦戎氊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
所至成市所正成塵於是乎鏡山出金煮海收鹽千鍾穿崖
聲翻九幽萬竈歆烟結爲蒼雲蜚艇蠻舸出沒風濤罔觸鱗
曳鯉鱣舉赤鱗絡氏人鉤龜鼈縉鯢鰈止水母鑿壙蠟擒化
鯤繫翔鯨畱鮪麗鱧牽鯛呈鱸繫鱒引鯉掣鱓連鮫枕丁膠
乙兼取並積鏃骨皮箴磨鱗刮甲齒牙鋒鏘以函以戟甕鮓

乘鱗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
閃日爍月匣不能闕土不能蝕可以易甌回祥傾城奪國吾
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
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闔闔以當中岌重門之崢嶸
甃以礪石植以栝柏牖以魚鱗洞朗八櫺左右蜂房奕奕翼
翼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裯尊嚴
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雁行肅肅踰踰秩秩如也聽欬傳聲神
撫鬼訶發號施令理詎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顧而瞻者
跼蹐千人離立跂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

若秋霜之飛雷霆起於頰舌而死生判于筆下吾願與先生
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欵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贏金慷慨辭家
踴躍遠游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
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爲之駭汗虎士爲之吐舌於是
出辭成法建畫爲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
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八月蓋樗里不
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
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罄欬折五兵談笑卻

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警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馱駢服以駒駢造父御戎烏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闕魚然殷谷訇丘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耀冬水燁煜晨星純鉤太阿縵理龜鱗雄戟揚虹公牙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繡而蹲甲吞羽黃間谿子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葦大旆鏗旗植以玄戈建九旂之霓旂蔚雲旋而森廻山陵爲之低昂太陽爲之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衝風雲鳥蛇龍虎

翁張屹兮如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冥窈窕愔愔蕩掃去滯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翦草萊不遺一荻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悚不難百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滓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幽靜恬漠永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爲乾坤乾坤翕闔結爲日月日月代明播爲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爲人玄黃兩間獨爲物靈得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溲兮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署衆神兮集予家時風雨兮若晦冥疏不壅兮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爲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直乃核乘應龍兮入寥郭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旣沒孔子道塞九流楊墨百家並出滌辭橫說從橫反覆慘害陰毒恫疑恐惑變幻白黑如森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縈紆迴適以蠱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爲蘆廬黔首爲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爲以耀以夸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詭誑生罔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迷生之曲蹊蠹世之巨蝎也方今成弧絕弦枉矢交流旬始攬槍降魄流精爲貙爲豺爲蛟爲蛇犬失其主化爲封狼奮爪張牙飲血茹肉滌滌漚漚沉膏膩窮淵積骸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爲樂娛遊爲適不亦悲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

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
若夫旁涂捷岐狙詐詭隨鳴貪鼓愚傲倖一時者皆不願也
於是公子赧然頤頰發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
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為弟子幸甚至哉服膺
無斃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卷之三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四



東嘉裔孫歲貢生標孤嶼元奇重梓

序

王師魯尚書文集序

尚書王公師魯文集二十有八卷公卒之四年浙西廉訪司
僉事王君宗禮經歷王君威可訪而輯之版行於世浙江行
省叅政趙郡蘓公命劉基為之序序曰言生于心而發於氣
氣之盛衰係乎時譬之於木由根本而有華實也木之於氣
也待其盛則葉茂而華實蕃得其衰則葉萎而華實少至於
連林之木係於一山谷之盛衰觀其木可以知其山之氣文

之於時猶是也三代之文渾渾灑灑當是時也王澤一施於天下仁厚之氣鍾于人而發爲言安得不碩大而宏博也哉三代而降君天下之久者莫如漢漢之政令南通夜郎邛夔西被宛夏東盡玄菟樂浪北至陰山涵泳四百餘年至今稱文之雄者莫如漢其氣之盛使然哉漢之後惟唐爲彷彿則亦以其正朔之所及者廣也宋之文盛於元豐元祐時天下猶未分也南渡以來朱胡數公以理學倡群士其氣之所鍾乃在草野而不能不見排于朝廷其他萎弱纖靡與晉宋齊梁無大相遠觀其文可以知其氣之衰矣有元世祖皇帝至元之初天下猶未一也時則有許劉諸公以黃鍾大呂之音

振而起之天將昌其運其氣必先至焉理固然矣混一以來七十餘年際天所覆罔不同風中和之氣流動無間得之而發爲言安得而不雄且偉哉公生至元間自幼好學爲文仁宗皇帝首開科舉公卽以其年登第其涵濡漸漬非一日矣故其爲文有中和正夫之音無纖巧萎靡之習舂容而紆餘衍迤而宏肆不極於理不止粹乎其爲言也後之覽者得以考其時焉公之歷官行事自見國史故不著

送高生序

高生以敬學科舉業將從師於閩過予請言以相其行生年甫弱冠去鄉里違家室以求師于千里之外其志可謂勤矣

韓子曰業精于勤生既能之矣尚何待予言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于此之外也聖人作經以明道非逞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後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俯焉而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班馬楊韓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生燕南人也國朝興科目燕南人屢嘗爲舉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故用是以爲之規也

雙清詩序

雙清軒者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之所營也上人名崇超物外其號也寺在杭州城東四十里其會曰湯鎮軒所儲無他

物有水一泓竹一林上人日與之爲徒故遂以名其軒也夫天下之清者莫如水有節而貞者莫如竹伯夷以節立行而其清至於聖則物之清又莫竹若也夫人與物情性之相得者各從其類物之所處不同則清者有時而污非其情之本然也今之人達而用于世則役於事窮則役於衣食無憂者莫如僧故能遂其情而物之託焉者亦得以全其性也然則上人雖欲自外於物而物不能外之也有詩一卷上人作而同聲氣者和之也書而揭于軒者故翰林學士吳興趙公爲之序者括蒼劉基也

郭子明詩集序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讀書好爲詩有交於前無不形
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遊佚凡氣有所不平皆
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臥非詩不安應人接物
非詩不能攄其中懷至於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
天下有一事一物不入吾詩若已有所歉焉於是北眺燕代
西踰岷峩南浮江湘東覽齊岱困窮迫阨寒暑枯濕舉不足
以搖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爲詩也不尚險澀不求
奇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
己獨知之者蓋孔子所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嘆世之人汲
汲以趨祿利有所好樂則決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在皆
是今子明乃違衆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不足以
療饑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我則爲之蓋有所
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爲高也是固非俗子所能識也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

并詩

有浮屠氏踵門而求見予方以事出不得見明日復來問其
鄉則世爲括人與予爲同州故其心尤惓惓焉將歸求言以
贈其行夫浮屠以離世絕俗爲教父母兄弟且不得爲其親
也而獨惓惓於鄉人焉何哉今之人同里巷以居而有不相
接者及其遇于他方不啻如見骨肉所適愈遠則其情愈親
是乃人心之所同非待乎矯揉勉強爲也浮屠氏割慈忍愛

以爲高宜殊乎人而師獨不然是蓋有見於道者也則其爲
浮屠也豈果惑於其術之說而爲之哉世治不古爲民者日
困農疲於耕而終歲不飽其食工疲於作而終身不得休息
士不諱於時而纍纍無所卽追呼徭役之可憐誅求徵斂之
無厭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軀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
若師者其迹於是而心則有所寓乎余旣重其敏慧又嘉其
敦鄉人之誼故爲之言且繼以詩師名復祖別燈其號也詩
曰

閒居寡塵務遂與嬾惰親扣門報有客喜見同里人相知豈
必素鄉語情自真北風吹大江寒水波龍鱗話別一何速令
我生苦辛故山到何時溪梅照新春親朋或見問爲道長清
貧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游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此科者士
弗尚吾獨於碁乎有取蓋碁未伎也而有用兵之道可以通
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
擊虛投閒抵隙兼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
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碁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
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爲兵也
夫兵君子慎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

下爲戰國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徒公然以兵爲教於是學戰陣者不必寓于物以求之而棊遂爲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亦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違織芥而不喜人爲棊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於兵而徒爲費時亂日使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爲之不必投其具於江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類也故觀水而知學觀耨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是故無用之伎也旁通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相生子先兄弟皆精于棊人無與敵焉吾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用也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環視如林無或能出一謀發一慮生能棊之策乎使不曠日糜粟以憂農民不亦偉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其爲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凡若此者蓋不可一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爲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爲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

誠意仙文集
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爲文具至
考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
何幸耶得賈氏以爲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
彼爲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爲之
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爲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
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吾居杭有
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爲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
吾嘗得隙地于慶遠安撫沙公願築室以爲義學招子弟以

教而土木樹築之資無所出可若何余聞而嘆曰方今天下
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
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省憲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
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爲子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
予請爲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
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
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薦其敬也見惡則違見善則
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愨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
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

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翰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爲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爲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于今庶其或垂於後予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爲序予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子中同志尚能爲子中成之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隣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爲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群構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爲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爲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笳鼓之徒爲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爲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

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市
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
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
獨籍籍予又爲大喜至正己丑公爲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
相與爲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
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
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烏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
曰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
兮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爲別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桐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予覽而大其志夫
志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
惟海爲大求其大而不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錡釜之型不鑄
鼎鼐藿菽之實不生松柏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
知學矣今夫海之爲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
也曷致哉鯨龍鰕蟹無不有也江河溝瀆無不收也動之不
知其所爲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杳冥莫測觀海者知
海之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予旣嘉章子之志故爲
序以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
海寧瀕海爲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囂積有日矣自我知
州張侯來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疇屢豐旅葆不札庭不宿
訟囚無留獄租賦時集木索不用譁訐之聲化爲弦誦大民
儒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
不知時節之我祖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爲言以餞
之子聞而嘆曰美哉張侯今之爲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
鮮矣哉居于位則畏其威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
之惟恐其弗亟也間有欲之者非素所暱愛則爲卒若吏於
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爲民也官爲父母民爲子爲父母而
使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爲官者猶農夫之善爲田也
嘉穀以爲親稂莠以爲讐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
乎強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
爲善士興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苟仲尼曰不如鄉人
之善者好之張侯有焉予雅知劉君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
爲序

槐陰讀書圖序

槐陰讀書圖者嘉興吳仲圭所爲嬉蘓王行道作也王氏之
先有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後必爲三公者後果如其言爲宋
賢相今仲圭之作此也其將勗行道以力學而履前人之發

也乎夫盛德大業有志者成之聖賢與我皆人也企斯及之矣故與人交必常有所勗者朋友之盛心也觀聽動息凡有所接必使可以有所警者進修之善道也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雖然吾願益有以勗之夫王氏之先所以致位宰相者抑由乎槐耶非與植柏于大別而與似禹求南國之棠而憇焉曰吾以繼召伯也可乎哉晉公之行事載在史官若三槐者蘓子所謂德之符也思其人象其德今之槐猶昔之槐也不然彼園之檀其下維穀而已矣吾子勗之使後人之慕此圖如今人之慕三槐則偉矣於是乎言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國家憐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以熙庶績非名實素聞於上下者弗任且以六事考覈其殿最責至重也東平尹希善由餘杭主簿江浙行省掾史遂昌宣城縣尹溫台海道千戶皆能其職故得舉爲海寧知州將之官相與交游者咸爲詩以餞之而屬其序於予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諛心竊非之夫求言於人而得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願獻其規而不以頌今天下乂安而盜賊姦宄竊發不禁何哉爲守令者非其人耳天子有民不能徧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爲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瘕蠹驅其

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
苛徭橫斂民疾蠡也虎狼不屏疾蠡日生寢訛失時水草乏
絕則亦口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爲牧也夫好安樂而惡憂
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自死而族人豈願爲之哉必有大不
得已然後寧蹈不測以苟旦夕之命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
其弗寧也海寧爲瀕海邑民勞而貧久矣孟子曰饑者易爲
食渴者易爲飲于今之時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行矣
尹侯國家之寄朋友之祝百姓之望皆於是乎在他日惠政
之碑又當爲君書也

送柯上人遠游詩序

古之人有違其家而游四方者何哉孔孟志於道儀秦志於
利司馬子長志於文其所志不同而欲行其志也則同墨子
之道異乎聖人而走不黔突無亦欲以其所得乎師者傳之
於人與是皆有所爲而爲也浮屠柯上人者予之同邑人也
客游于淨慈淨慈之主者舉以任其寺之事善焉於是群寺
之聞上人名者競舉以爲其住持上其名于宣政院會他僧
有以賄求住持者事聞院官院官怒併其餘悉罷之上人遂
拂衣游金陵且泝大江觀衡湘陵巴漢沔秦隴北觀天都至
于五臺略恒碣而歸將行過余求言焉夫上人方外人也固
不以利役其身而爲文又非所嗜好抑將學孔孟與則上人

墨氏徒也今浮屠之道大行于世金碧焜耀彌天下貝葉之書家畜而人誦之不必走四方以施教則又異乎墨子者矣子又何言以贈之哉予蓋因是而重有所感矣今之爲士者欲游四方行李之往來豐則患於盜賊約則患於資糧之乏裘馬之敝當何所取給哉獨浮屠以其徒爲一體所至則如歸焉窮山際海何往而不可也然則上人之游維其時矣子學孔氏者也不能作浮屠語故以是爲贈云

竹川上人集韻序

昔邵子以音聲窮天地事物之變莫能逃其情焉邵子淺雖有書不得其傳故有能言而莫精其義者則於聲之輕重清

濁且不能辨尚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余初來杭時識竹川上人于祥符戒壇寺見其爲歌詩清越有理致遂相與往來因語及聲音之學而出其所爲書則集凡天下之音聲比其開發收閉之類而各使相從凡有聲而無字者咸切而註之審音以知字因母以識子如指其掌也予問之曰師其精于邵子之術乎則笑而不應余嘗思浮屠氏離世絕俗而自外乎人群以爲高也近世之業之者異焉以浮屠居其身而其營營汲汲每生死利欲殆有甚於俗之人蓋舉天下皆若是矣今上人爲浮屠而志於儒不泯於流俗而著書以爲樂年已老而愈不倦是豈可以常人目之哉自古有避世之

誠意仙文集
士非一途矣晨門荷蕢偶耕賣藥亦各隨其所處以求其志
若上人者其避世之徒歟其書之蘊予不能知而其人則予
深知之矣是爲序

全嬰堂序

術有可以寓道者其醫乎夫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焉惟醫
以收死扶生爲功苟志於斯使惻隱之心恒存而不死豈非
爲仁之機括耶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醫之爲功昭晰不昧
故於術爲難至于嬰兒之醫則難乎又難矣是故古人語治
天下曰如保赤子夫赤子無知疾病痛痒饑飽寒暖一聽於
人而不能告死生存亡無所歸咎天下之難保者孰有甚于

赤子哉故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不可以鹵莽虛
偽爲也嗚呼治天下者果能存是心乎吾不得而知也得見
善醫者亦可以自慰矣武林忻生儒者也而工爲醫以全嬰
名其堂先難也夫以儒爲醫固當與常醫殊他日達而用于
時則又舉其爲醫之心而措之豈曰小補云乎哉

鄭士亨東游集序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爲忘年交
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
共飲至醉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
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爲賢於博奕書

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
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
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
之于梓求予爲序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
不能閱其璟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
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
者好爲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
何耶予旣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
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爲之傳也於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上人之
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
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
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
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
如蒼松之棲縣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
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
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
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
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毘戚施之徒悉

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
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
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
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
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愾愾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
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
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櫝自古以
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
少矣予旣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
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文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
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爲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
好聞已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已則諱見不若已則肆藻
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
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
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
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爲道豈易言哉予居
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
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

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
命曰交相爲助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
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乃命酒以別而爲之言曰古人
之爲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
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况於吾儕也乎歲月如
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粟築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
云乎婉兮孌兮總角牝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
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
吟則不必爲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

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好菊
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其以菊之
茂而爲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人將於是乎觀
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悅則茂得其性也不悅則不茂不得其
性也故悅者茂之藏茂者悅之著譬之於人憂愁結于心而
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黃色黯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
矣故翬翟天下之文禽也朱冠而彩翰章章焉及其繫于籠
中則慘然而不怡泯泯然如死灰非涅而昏之也不得其性
焉耳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痛鳥獸不得其性則瘖草木不得
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

其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慈母之於子也燥則滋之淤則清之瘠則肥之抗則培之欹則扶之翳則疏之曠則陰之誅其草茅戮其螻蛄驅其雀鼠蛛絲蟻壤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濯濯蓁蓁蕤蕤英英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予予曰有是哉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而獨於此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爲人牧者懷其民如上人之懷其菊也天下其永安哉因爲之詩曰

治圃如治國養卉如養民義農契此理立法詔後人五帝暨三王繼世稱至仁聚欲去其惡不使傷和淳所以覆載間物物熙陽春動植蜚走輩生長咸及辰周轅逝東邁此意久沉淪誅求與剝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笑粲白屋千眉擧誰見田里問悲啼雜吟呻本根不自固枝葉何由伸感來爲爾歌哀音入蒼旻安得觀風者達之于紫宸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友生具酒肴祖送越西門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贐古之道也故老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崧高烝民繾綣激切情意懇至是蓋溫如春陽馥如蘭芷而重於南金夜光

之遺贈也張君以茂才舉爲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道
尊人無間言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
以送之庸非缺乎衆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爲歌詩俾余序
焉余觀詩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
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爲誦美也故崇獎之言與其有所勸
而加勉示事之告願其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
言之者爲直爲諒爲輔仁爲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于天
下而言與人相爲不朽不亦偉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旣肆好
矣復何以尚之哉方今教學之官爲職甚卑而其出身爲甚
正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大官位宰輔者非一人矣張君年

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梢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
之翰發于遵渚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
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日仲山甫申伯之德業吾
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
旣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
肴登客而侑之旣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
矣雖玩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
者盍各爲歌詩以爲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

鄴詩二句十四字爲韻命探丸信所得爲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爲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旣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爲和也不流而爲樂也不滯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爲宴集大率以聲色爲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旣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譁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群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爲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爲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

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摠幽深之抱歡情旣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溟滓捷如拔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著之莖靈龜蔭之以之藉豕則茨藪之不如矣蒼莨之實鳳皇食之以之豢牛則菅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旣爲之詩復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詩

別峰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乃重建
樂翠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之望益重而龜
山之勝爲於越冠華裾藻佩篇翰交錯濟濟翼翼彬彬如也
至正甲午予來會稽因得與群士大夫爲寶林之游而賦詩
倡和無虛日焉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
告將歸桐柏觀適余與所遊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爲歌詩以
送道士詩成屬予序予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爲三教謂當
各道其道各志其志言不得同詞行不得同躅衣服不得同
制度也今於是乎相從游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
吾徒之所以與上人游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

賢士寺之勝足以資吾游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
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之爲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
士遺其身于方外以遠害而離尤豈得已哉予既從上人之
請而爲之詩復爲序焉詩曰 得會字 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

銳從師桐柏宮餌木啖松檜黃冠紫霓衣赤舄青組帶翩翩
辭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都南盡越吳會泛海超東溟
尋河極西兌驚霆霄碎軋濁霧晝掩溢淒淒風薄裳洩洩雲
擁蓋追龍入醫閭訪鶴凌岱泰蟠桃花未實火棗葉始稷鼉
梁沒溟滓鳳吹杳茫昧波馳羲和輪電掣纖阿軟悠悠雀雉
化渺渺蟬蛇蛻愴悵寤往圖飄颻返旌旆振衣赤城岑漱齒

白鶴瀨餐粳鍊精魂洗髓去埃壒晨朝玉宸高夜醮金景盞
僊佺授寶訣列缺助禳檜采芝麋鹿引燒藥龍虎會扶桑倒
景長建木盤根大巖花春蒙茸澗草秋菴謁山輝月娟娟瀑
落石磕磕息心觀群動清耳聞衆籟窅虛琪樹明幕靜鸞羽
翮枸杞藤蔓潛松苓兔絲薈我欲往從之逍遙解沈昧風塵
正鬱敦原野塞戈殺盜賊熾炎火平人走狼狽湮淪海底珠
黯淡日中沫憂深杞國天下瀆文仲蔡撫事生悲傷懷古增
感慨上人曇彥孫龍象雄梵貝道殊心靡宅誼合情自最飛
書邀應真擺落芻稿膾淒涼念吾儕漂泊累疏糲短章慙未
工浪跡誰倚賴高歌向冥漠安得躬吠澮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倚於
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
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投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
投其藥于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
知之用之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
于敵而于其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
而得良將天下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
於此者以之並言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
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興紹興地界溫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

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爲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曰某當某日愈某當變某疾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餽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充國論邊事無不如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于垂亡而卻不受賞古今所稱以爲賢今以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遇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爲知仲謙者故爲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爲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爲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爲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

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羸確黠溫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

盡觀原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惻惻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爲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爲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爲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爲詩者俱爲清虛浮靡以吟鶯花咏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

爲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爲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
多出于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
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
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
爲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爲軌範而自私以爲好惡
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蘓公以謗詩速獄播斥
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遜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計治世
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
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
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
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當
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凰而二公亦直以天
下之模楷自任其明如鑒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
之照人莫不知之也故士之被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
之遇薛燭如榱楠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
銜而自定矣別峰上人爲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
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

言意何文集
議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今將歸請
爲言以餞之予居王氏南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
頻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
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爲有徵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
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吾當以此論之

若上人文集序

世謂山水之佳有以助人之才發人之奇是故名山勝地必
有文人秀士出乎其間今天下之名山勝地大率多浮屠居
之固當獨獲其助以發其奇而又不能多見者何哉桐江之
顯以子陵彭澤之著以元亮黃溪西山無柳子爲之刺史吾

知其泯沒而無聞矣抑山水之有助於人乎將人有助於山
水也雲門若耶以名勝聞天下自道猷上人至于今且千載
中間若智永惠欣之字靈一靈徹之詩彰名于世僅數人焉
抑山水之助蓋自有限而不能皆也耶皇元混一宇宙文物
之盛追配隆古於是斷江浮休二上人相繼出焉文人秀士
欲爲雲門之遊者多爲二上人往上人或不在山則爲遊者
亦鮮抑又何耶予於古人詩篇中聞雲山水之美又於學士
大夫間聞二上人之名甚久思一往弗得今年始至其所而
斷江死矣浮休年近八十而神氣完固操筆爲文章益壯健
與客談古今論道理終日歷歷不倦名固不虛得哉上人有

詩文若干卷弟子友奎所集而翰林學士黃公爲之序其於
釋氏之學自得深造無容言矣至其所爲詩莫不古雅峻潔
而有奇氣嗚呼上人於雲門山水可謂有光而弗忝於前人
矣於是乎序上人名允若字季蘅浮休子者其自號也

贈宣使王民則詩序

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使者所以宣德敷
令通壅迪滯以孚上下之心達遠近之情故有專對而不失
主意專行而不戾主命使人見其使而知其主之善夫是之
謂使乎今之宣使將省府之號令以旁達于所屬雖具有文
檄然必其事之重且急者乃命宣使將之爲其有斟酌權變

文檄不能悉也故宣使之出實代省官行事受言以往如省
官之自行是故所屬莫不敬畏奉承之不暇奈何才智不同
則有因人之敬畏奉承而逞以行其私者恃勢弄權無所不
爲徇毫毛之利以賈山岳之怨使天下之人輕視藩閫歸咎
大臣辱莫大焉而尚可以言使乎哉近者寇盜蠡起大軍四
出進討凡弓矢兵甲之須多取給于江浙故令屬路分辨而
每路以宣使一人督之王君民則實來紹興悉鏟去故習桀
吏胥無得科斂日飲食依條格取給于館驛其外毫髮無所
需所造器物惟務中度其他事毫髮無所與故如期畢事而
民不擾人咸德之且曰使受命于省府以出者人人如王君

大臣之膏澤其有不下於民者哉天下之民其有含怒蓄憤于其有司者哉嗚呼王君可謂不辱省府之命而得爲使之道矣於是乎序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烝民所以餞山甫崧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勲業非若後世傷離悼別畱連杯酒以攄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栝舊多賢士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勵不爲無益告矣是詩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拯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守寶定招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

不辭有德行者固如是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桑梓里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實與有力今此行也將簞食壺漿之塞道左垂髮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哉大丈夫生長草茅當平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身以爲國寄一方赤子命不亦偉哉勉哉章君昔者王司空溫河陽皆自藩幕達于王朝垂名竹帛矧今天下多故障章君已試有効者哉吾見勲業自此升矣於是乎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栝者也栝故多良醫而伯光爲能世其

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其傳之也遠而試之也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予文予時迫戎事不克應所請今至栝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肇嘗草木蟲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鹹以辨燥濕寒溫披陳其性情表章其好惡定爲君臣佐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伯著爲經書難疑答問以闡神用醫之爲教不亦大彰明矣乎岐伯旣沒則有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簸弄化機竊用五材出沒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色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伯光愀然歎曰君何莫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與

時殊昔之爲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爲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窮若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稜祥豫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不生幾動形見力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堯舜之爲天下亦不外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韙其言因序而繼以詩曰
岐跼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龍宮方可以完支離桓侯彊自用扁鵲乃見疑去去仙都山中有朮與芝服食煉精魄海上從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後學
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
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科
第山甫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宦游他
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
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復會于栝而獲覩山甫所
爲詩文銘記論贊序說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場屋
組綴之文不啻如麒麟鳳凰之於鸚雀鼯鼠也蓋其學問之
功益勤而真積之力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
蕃烏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嶧陽之桐泗濱之石排風霜

而齧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緬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
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示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
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槃者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爲仙今
山甫年愈加而志愈謙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隆而名日著也
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尚以山甫爲法
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
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
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况於人

故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爲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凝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爲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

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爲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人心之出入無時苟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鮮不飄飄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爲賢乎已厥旨微哉呂君周臣由吏員累日月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予

嘗見今世之從事于公門者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府是非勾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能兀兀獨處而畱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筆門陋巷爲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銜蓋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者予故喜而爲之序焉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并詩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京師時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目與文彥士相

從游不倦人咸異焉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瓚字仲圭次曰璫字仲珩皆克家蓋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道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二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爲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盼踈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鬚髮已白過大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聵足蹇蹕不能趨而先生鬢鬚黝黑唇齒朱貝顏渥丹步履坦坦不落朝班後晨起戴星入國史館握筆寫緇字如青蠅頭日數千且僕僕走承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二三先生素儒家無羸僮僕在京寓舊城去公館彌十有五里惟次子璫借一騶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璫來往省

視父母且奉母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瓚遣二孫自金華來夫人病亦愈於是先生以事命璫暫還故里而在朝群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璫望其卽還則璫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也璫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續承家業故於其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曰

條風東來靈雨從之之子于邁何以送之 靈雨濛濛沾彼原隰送子于郊爲子佇立 有鳴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載吹我裳 維桐之華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駐其馬 維水東流維日西馳眷言顧之靡靡其思 維日西馳載昏載

朝維水東流以汝以潮 芄芄者麥維其黃矣心之思之維其長矣 贈子以詩酌子以酒晤言何其伊邇匪久

送黃叔暘歸金華觀省序 并詩

孟子言君子有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樂之大豈不以是爲係乎天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哉夫孝子之欲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之鞠子亦孰不望其能立功立事超乎群倫之上以光大其祖宗之門戶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响响乎爲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爲父母者亦孰

無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十百之中不能
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爲人子而知愛其父母
則其中心爲何如哉是故孳孳汲汲不遑自己仰馳光而興
慕俯逝水而長懷當此之時將奚爲而可哉金華黃生以明
經舉於鄉就試浙江行省貢于春官時年二十有二是歲
上閱天下貢士率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廩之國學使
習聞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殖天下之
良才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濂奉命纂修實
錄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竣受命伴讀齊府其
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覲省父母基與生俱浙東人故

翰林群大夫士賦詩送其行而屬其序於基夫生曷啻於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已哉且又有祖母在學日進以克其身
又際盛代事聖主受命侍從哲王出入禁闈此人人之所瞻
望而不敢覲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爲樂不亦大哉基旣爲之
序而繼以詩且有深望於生惟冀其服膺乎不愧不怍之訓
以接跡於古昔聖賢而后已也嗚呼生其勉乎哉詩曰

潛陽回地底暗泉發枯荻澤雉雉鷺鷥乳雞鳴喈喈游子畏
祁寒掩關坐如齊濕薪燔無焰四壁生涼颼青鐙翳其光月
華照階苔及此送歸人豈不動我懷贈詩慰繾綣俛仰空徘徊
徊學古務成已入官期顯親高風吹秋木誰能不傷神皇恩

重丘山有願俾克伸北風送歸舟江水清漪淪堂上綵衣舞
堂前諼草春羽觴澄芳醴鶴髮映丹脣服膺移忠訓布武追
古人修名著青簡山岳同嶙峋

蘓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摠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
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
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
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爲
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
想其人蓋莫非聖賢之徒知德而聞道者也而况又經孔子

之刪定乎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豐沛之歌雄偉
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
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故賈疏董策韋
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
以摠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爲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
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啓其夜
郎筇筴通天桂館泰山梁甫之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持
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
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旣没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
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朴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嘗拔也故趙

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墾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爲盛國祚絕而復續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之人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稱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於隋駁雜不一而其大槩惟日趨于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盡於是乎求之哉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

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歐蘓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徒又大闡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歉焉故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減漢唐者抑亦天運之使然與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有詩有文皆可垂後者由其土宇之最廣也今我國家之興土宇之大上軼漢唐與宋而盡有元之幅員夫何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良由混一之未遠也金華蘓平仲起國子學錄遷翰林編修以其所爲詩文示予予得以諦觀之見其辭達而

義粹識不凡而意不詭蓋明於理而昌於氣者也與之游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將而未艾也知其他日必以文名於盛代耀於前而光於後也故爲之序而舉昔人之大以期之

送謝教授序

士有急於用世者非苟爲利祿計也少而學壯而欲行之不得一命則抱材而無所施古之人皇皇焉出疆必戴質夫豈苟而然哉今之由學校掌出內爲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繇是以達于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

其不皇皇也謝君仲連教授于杭期末及三年計餘月無所用卽飛書趣代至則長揖出門外若馳峻坂就平陸若蒼鷹脫鞴條而乘長風也夫以仲連之才固宜取科第以早施其用乃屢試而不偶卒就學官以進抑天將多其所歷以大其成乎豈人之行止各有其途而係乎數者也譬之順流江河以入海其行有遲速及其造則一耳天門洞開多士輻輳有志於用世者維其時矣故於君之行序以壯之

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

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爲最厚歲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

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從仕郎爲儒學副
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爲建昌知州方之官
大夫士之工詞章者咸賦詩以爲餞俾予序焉夫士能與予
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而九年之間
相去越五等何縣絕耶今旣見而喜喜而思語故舊則悽以
悲又自慶其相逢于未老而俱無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
所性射于處干曾崖而藏葺茂于陂池不以所不願易其所
願今士能以長才方爲世用而余之朽且鈍愈加於昔日天
將全之俾各獲其志則一進而一止豈不俱洋洋也哉勉哉
士能知者勞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賴於君矣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予嘗聞浮屠氏言大穢跡金剛事云佛旣涅槃西方西方之
鬼謂佛已寂滅天下不復有佛佛弟子無足畏因悉起爲蠶
佛之法且大壞佛遂化其身爲金剛藍色鑿齒出入無有中
咋群鬼食飲其肉血鬼乃大惕請命願改過爲佛弟子佛法
由是不壞今其咒語猶存所謂大穢跡金剛是也予舊聞人
言佛以慈悲爲道能開闢膏拔死苦轉惡爲善聞見患難無
不救今又聞佛能以武猛服魔鬼聖人曰仁者必有勇豈不
信哉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
嘉有橫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槌挺通曲制官道

主用之法因禮致于台時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蚤夜不怠滅賊見則大喜舉以主其仙居三學寺又明年方氏納款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弗用而有司敬和尚之德能復以其教舉爲瑞巖寺長老瑞巖之僧徒聞和尚名亦大喜將行請予言予懼世之憚者不知佛之有勇而惑爲佛法者之不當究武事故爲道大穢跡金剛以發其蒙焉

喜雨詩序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鎮栝之明年威行惠敷姦暴日鑠其夏五月禾黍旣藝天乃不雨民大憂懼公遂致齋沐禱于麗山之祠得雨未沛越翌日命道士設醮于玄妙觀是日大

雨明日又雨又明日乃大雨至夜分民大喜皆拜公賜予時奉省檄在栝目覩其事因喜而爲詩以歌大夫君子咸屬和焉季君山甫哀而集之又俾予序其故惟公之功在栝甚大而於此見公之心焉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戡亂致治兆在是矣能無喜乎

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獲則心愧耻若撻于市是皆以天下爲己憂而卒遂其志故

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爲歌詩流而爲詠歎則必其所有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攄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于後世夫豈徒哉故漆室一女子也倚楹而歎憂動魯國而况於委質爲臣者哉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末公謀栝寇因爲詩相往來凡有所感輒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訛君子之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哉昔者屈原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辭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覽者幸無謂焉萬一得附瞽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爲無補哉

靈棋經解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奧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爲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爲經四爲緯三以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上爲君中爲臣下爲民四以一爲少陽三爲太陽二爲少陰四爲老陰少陽與小陰爲耦而

太陽與太陰爲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爲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爲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選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桷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爲龍曰水矣而又以爲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曠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爲申其意而爲之言若夫以爲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爲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爲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群公奏爲國史編修力辭不起 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卽目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皇太子經攬居記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爲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鐫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爲楷式者儒林

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爲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櫛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褰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處之

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就衰朽尚可拂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傳世決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四終



